实录

华不注投稿邮箱:
qlwbhbz@163.com

【城市标签】

光鲜的城

□辛然

济南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光鲜的城市了。路况一直在改善,从地上到地下,高架桥的延展、马路拓宽以及建设海绵城市;商圈用各种商业模式抢占地盘,各大综合购物中心让你可以在一座楼里消费一天且浑然不觉,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;老区新概念也备受关注,老厂房改造、老街道重建、山体利用,一切闲置或原本只是一个“地名”的地方,都成为了资源置换中心,价值斐然。这股动力令人赞叹,济南可以从白天活跃到夜晚了,不再是那个晚上九点就全城寂然的只剩路灯的城市。

光鲜的背后,会发觉一些盲从意识。人们源源不断从城市获得各种资源,精神上也需要慰藉。而一个能提供安逸的城市往往不是经济没那么发达,就是规划意识真的超前。济南以前是很安逸的,现在很闪耀,似乎在鼓励人们用掉一天最后的精力。老济南人还在固守着老城,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朝九晚五之余很少安排娱乐活动。新济南人则出没于大街小巷,跟年轻的城一起成长——济南已经不怕没处玩,甚至还怕玩不上。商家眼光从未回望,他们更看好未来,比如年轻人、儿童的消费。休养生息不再是老济南柳叶泉水的生活主题,各种方式的消费——不论是在新开的餐厅前排长队,抢购一款新上市的运动鞋,还是在影院里等待凌晨的首映场。城市的性格就这样平庸起来,没有明确的目的,就像小吃街的臭豆腐、爆肚和大鱿鱼,济南按照一线城市的光鲜标配发展着。

因为前景太诱人,济南不再是一个顾及以往的地方。要在光鲜亮丽的城市寻找以往是不容易的。现在,我的小学初中都搬迁了,原地建起商品房或商场。幼儿园倒是还在,只是听说那几个藏在胡同中的老楼已经有危房嫌疑,或许迟早也要拆了吧。而存在的以往也不再是原有的样子,为了配合各种朝气蓬勃的发展,它们都被赋予了更多概念。而紧接概念的是盖楼修路的尘土飞扬,和更多人涌入城市的诉求。就这样,这个城市长大了,新区规划带来了新的住宅小区、马路街道,迅速且陌生。一切都可以量化,十年可以让一个曾经出租车加价都不肯开过去的城乡接合部,变成一个早八点就堵成一锅粥的高档小区群。同时,从街头报摊到本地习俗,很多老济南市井特色就像一个人的小脾气那样,随着成长消失了。是的,它们实在太小了。

如果用一个词形容济南你会怎么说?

人的性格决定着城市的性格。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济南或是济南人,你会选哪个?有什么样的原因抑或什么样的独特感受?欢迎写下来,与大家分享。

征文要求:1000字以内,文体不限。请附上个人的姓名、职业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
投稿邮箱:qlwbhbz@163.com

【活法】

这里是她们另一片精神栖息地
我是老年大学广场舞老师:

□刘颖

“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了,大家跳得真棒!”下课了,我穿上亮红色的罩衫,一下子赢得了阿姨们的称赞:“小老师,这件衣服真好看啊!”为了迎合学员们的审美,这件衣服是我特地穿来的,希望给她们的心情添抹亮色。

其实我平时更爱穿黑白灰,看起来更酷。但是阿姨们不喜欢,为此常“嫌弃”我。她们穿的比我花多了,还鼓励我也穿花的:“我们年轻时都捞不着穿这么彩,那时总是黑白或者一身蓝,太单调了。”如今不少学员穿着带纱的大裙子,精心化了妆,下了课还要换上摩登的高跟鞋。只要我说一句“做完这个动作,又能减两斤”,她们的动作立马更加到位了。

虽然近两个小时课上下来,大家已经疲惫,但下课后并不急着离开,总要在这里再待个半小时,和同龄人聊聊天,相互指导下舞蹈动作。一个学员穿着好看的衣服来了,大家便会围上来询问,过几天四五个人便穿着一样的衣服“登场”了。哪一位学员瘦了,便会有阿姨也效仿她的“辟谷”法来试试。

不少学员说,她们在这里找到了集体的感觉,每个星期就有了盼头。我的学员中最大的76岁,最小的55岁,平均年龄大约68岁。老年大学三年一届,每次送走一拨学生后,新学期再见面,总能看到一半熟面孔。她们不愿离开这个熟悉的集体,哪怕再经历带着饭凌晨四点排队报名,重新把初级动作学一遍也没有关系。

“在集体中练起来更起劲,要不没动力呀。”

一名学员说,她也曾想去泉城广场、植物园、大明湖等广场舞胜地跳舞,但都吃了“闭门羹”。因为在最佳活动地点、最佳时间段早就被其他队伍占了,那些队伍有自己的跳舞模式,她根本融不进去。由于动作不熟,硬插到队伍中反而影响到别人,很快便被赶了出来。有些学员就是在广场上被嫌弃不会跳遭到排挤后,立志到这里来学舞的。

我和这些“老朋友”结缘于6年前,那年我23岁。之前我曾经在健身房当过教练,主要教年轻人和小孩子。站在省老年大学的教室里,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令人动容的世界。

别看她们现在跳得有模有样,一开始完全没基础的学员连左右脚、节奏都分不清。她们不太自信:“我们能学会吗?”面对这群老人,当初第一次在老年大学教课的我也是不自信的。我不太敢说话,不知道如何和她们沟通。不过一套热身动作很快俘获了阿姨们的心,她们笑着说“很舒服”,我心里一下子有底了。

相比之前教过的年轻人,老人们身上最大的特点是认真。有位73岁的栗阿姨,她第一次上课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可能之前不常活动,她学得很慢,表情很紧张,身体放不开,总是比别人慢半拍。但她特别努力,下课后把我的动作录下来,回到家慢慢琢磨反复练习,每次回来都进步很大。有一次,她在来上课的路上绊了一跤,不得已落下了课,后来她告诉我那段时间她就像考试没考好一样难受。这位阿姨挺孤独的,她如今自己单住,老伴已经去世了,在她面前不能提“老伴儿”,她把老年大学当做了一种精神寄托。

这样的空巢老人还有很多,记得有一批学员毕业聚餐时,有位阿姨提到自己的老伴儿刚去世,一下子好几个阿姨的眼圈儿都红了。她们中有的不仅老伴不在了,儿孙也远在国外,暑假还要远渡重洋去帮着带孩子。

不仅是空巢老人,癌症患者也来这里寻求精神动力。我学员中有好几位是癌症晚期患者。有位阿姨课间老咳嗽,一问竟然患了咽喉癌。上学期结束后,下学期她没有来,我赶紧打电话过去,谁料她已经去世了。我拿着手机的手一下子僵住了,眼泪夺眶而出。还有位患乳腺癌的阿姨,做完手术后左手没法上抬,因为化疗次数多有块皮肤已经发黑了,头发也掉光了戴着假发,但她依然一节不落地来上课。由于体力有限,她跳上两遍就要坐下歇歇。家人也劝她在家休息,但她坚决地说:“不练身体更不好了。”

在这里,她们感觉心里挺热乎。学员们一般是两三人结伴来报名,上课后大家渐渐熟起来,小团体很快结盟成大团队。我的班长每次上课前都早来半小时,带着大家练习。由于害怕扰民不能提前放音乐,大家便自己打着拍子跳。一年夏天,一位学员特地带了个大西瓜来给大家去暑,来了才发现竟然忘了带刀,忙打电话给老伴儿。老伴儿匆匆赶来,从报纸中掏出一个大砍刀,把大家都逗笑了。

我从小是姥姥带大的,最喜欢的就是姥姥,自然和这些阿姨们交往起来更有亲切感。她们把我当自己的孩子看待。我杯中的水还没喝完,便又被添满了。我嗓音沙哑时,多喝梨水的叮咛就会在耳畔响起。她们端午节给我送粽子,冬天送来炒栗子,还把女儿用过的育儿书送给我,问我何时生宝宝,我一下子拥有了好多长者的爱。

在这里,我总能听到阿姨们的笑声,她们把这里当成一个心灵休息的地方。她们常说:“在家里总是有忙活不完的事,出来就放松了。如果老在家待着就出不来了,所以必须出来!”

(整理 本报记者 范佳)

大明湖畔

□阴玉军

大明湖畔·小小说征文

投稿邮箱:lixiazuoxie@163.com

在省城济南读大学的时候,他是个文学发烧友,发表在《齐鲁晚报》上的处女作恰巧被她读到了,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凄美爱情把她感动得一塌糊涂,又恰巧俩人在同一所大学,于是很快走到了一起。

他们俩在大学里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,在她的关心、鼓励下,他的作品多次在报纸上发表,成了学校一个小名人。

他曾经天真地以为,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留在省城易如反掌,可一张回老家的报到证打破了他的幻想。临分别的那晚,他豪气万丈地对她说:“放心,我要凭自己的真本事打回省城。”

为了实现自己的豪言壮语,他拼命写作。尽管被分到了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小山沟教学,他丝毫没有气馁,他要扼住命运的咽喉。可命运偏偏一次又一次跟他开玩笑,寄出去的稿子一次次被退回。他开始灰心了。幸好有她隔三差五从省城寄来的信鼓励他,给他勇气。可随着岁月的流逝,打回省城的梦想已成了水中月镜中花,于是他主动切断了同她的联系,一封信也不回;即使她不远千里来找他,他也偷偷躲了起来。为了彻底了断这个没有结局的故事,他很快和一位同村的姑娘结了婚,并有了孩子。

按说每天享受天伦之乐,他理应欢天喜地,却依旧闷闷不乐。

这天,发表他处女作的老编辑又一次给他寄来了邀稿函,以前因为心情不好,他都是以工作忙为借口推托。这次,他鬼使神差没有拒绝,就以和她的故事为蓝本,写了一篇名为《大明湖畔》的小小说。不知是由于亲身经历的真实,还是岁月积淀的厚重,这篇文章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,老编辑来信说很多人打电话夸这篇作品呢。读者的认可,再一次燃起了他的创作激情,又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,心底的阴霾也一扫而光。为了方便他写作,老编辑还主动将自己不用的一台老式电脑邮寄过来,方便他用电子邮件投稿。

如鱼得水的他竟一发不可收拾,文章接二连三地发表,还夺得了省里一项文学比赛的冠军。去济南领奖时,他特意去了趟报社,想打听打听老编辑的家,好当面致谢——以前也多次问过,老编辑总是三缄其口。谁知一提老编辑的名字,编辑部的人都愣了:“不可能,他已经去世四五年了。”“去世了?不会吧,不久前还给我寄过信呢。”听他这么一说,编辑部的人也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:“这就奇怪了。要不你去传达室问问,也许那老人知道,所有邮件都经过他的手。”

传达室的老人告诉他以前确实经常收到署名老编辑的信件,不过信都被一个女人拿走了。

女人?他突然预感到了什么,不动声色地给“老编辑”发了个邮件,约他见个面,这次“老编辑”爽快地答应了。

坐在约定的地方,他忐忑不安。虽然已能百分百确定就是她冒充老编辑给自己鼓励,送自己电脑,可她的字自己认识啊,莫非她又找别人代写书信?还有她现在什么样了?见了面说什么好?

正犹豫间,一位和他年龄相仿的陌生男人向他走来:“你是老周吧?我就是老编辑。”

见他诧异,男人赶紧解释:“虽然不是发表你作品的真编辑,可也喜欢文学。是她丈夫。”男人格外强调。

男人这么一介绍,他恍然大悟。抬头看看,没有发现她的身影,有点疑惑:“她……怎么没来?”

“走了,一年多了。”男人遗憾地摇摇头,“她身体一直不好,却经常惦记你,说你有才华,不写太可惜,临走前还叮嘱我多鼓励你……”

男人眼圈有点红,“看到你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绩,她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。”

“……”他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,只是一把抓住男人的手,紧紧握住,好久都没松开。